



前进中的火车头

革命故事集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前进中的火车头

革命故事集

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工人写作组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（南京）

前进中的火车头

革命故事集

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工人写作组

※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无锡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72年5月第1版

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0·020 每册 0.27 元

目 录

愿 望.....	1
红袖章.....	10
新来的书记.....	25
试车人.....	34
交车前夜.....	44
战炉膛.....	54
特急任务.....	62
父子俩.....	70
炉火映红心.....	78
磨刀师傅.....	84
女铁匠.....	93
铁树开花	102
风口浪尖育新苗	112
红色宣传员	121
努力提高革命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	131

願望



东方欲晓，一台“建设型”机车“呜——呜——呜！”高叫三声，在工厂车辆门口停了下来。接着，从车上跳下一个四十来岁年纪，长得身材魁梧、结结实实的人，他就是这台机车的司机长杨春。杨春开这咸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，虽然有十多年了，但“回娘家”修理还是第一次。动身前，他听人介绍：这个厂负责接送车的老工人马师傅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只要三声汽笛一响，不论白天黑夜，刮风下雨，他都能及时赶来。所以杨春一下车，就凝神望着前方，等候马师傅来接车。不到半支烟工夫，忽见门卫同志指着他背后高声说道：“哎！同志，接车的来了。”杨春一回头，见不远处有一个人提着饭盒，踏着铁路上的枕木，急步朝机车走来。杨春心头一喜，脱口赞了声“名不虚传”，飞快迎了上去，张嘴就喊：“马……”却又突然顿住，为啥？原来走近一看，来者是一个三十开外年纪的工人。杨春发觉自己喊错了人，把提到喉咙口的“师傅”两字，又“咯落笃”咽了回去。说话间，那工人已到了机车前。一打招呼，才知道那工人倒也是姓马，杨春疑惑地问：“马同志，你们这儿接车有几个人？”“就我一个。”那工人干脆地回答。这一来，可把杨春弄糊涂了：噢！明明听人说，马师傅是个老

工人，怎么现在……。于是忍不住问道：“听说你们这儿接车的还有一个老马师傅……”杨春的话还没说完，那工人就接口回答：“噢！你说的是我爸爸，他一年前就退休了！”杨春这才恍然大悟，想到刚才的误会，不由笑了起来。

这时，其他乘务员也都下了车，大家一面交谈，一面办理进厂手续。忽然，小马师傅望着车号，惊喜地喊了起来：“杨司机，你们这台车今天进厂，可算是巧碰巧了。”“什么，巧碰巧？”杨春一听这话，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“你看！”小马师傅指着车号，乐呵呵地解释道：“这是我厂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，今天‘回娘家’正赶上了厂里第一台大马力高速内燃机车试车，这不是巧了吗？”听小马师傅这么一说，大家乐开了，杨春更是激动。他抬头看了看南面马路上，三五成群、熙熙攘攘正在进厂的工人，点头道：“怪不得你们上班都这么早，原来有喜事啊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朝大家挥了一下手，“同志们，我们赶巧还得赶早，上车进厂！”说完，就登上了机车。

杨春他们把机车上的工具清点移交完毕，走出车库，工厂已响起了上班汽笛。小马师傅喊了声“走！”带领大家直往试车线上跑去。

试车线上，红旗如林人如潮，锣鼓喧天真热闹。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，一台大马力高速内燃机车巍然屹立，显得更加英姿勃勃。在机车左边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指着车身上“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”的八个大字，正与四周的工人纵情谈论着，他就是老马师傅。老马师傅叫马良成，今年六十四岁，不过你要问起他年龄，他总是笑咪咪地回答：“嘿，比工厂年龄还小十岁呐！”因为他与机车打了几十年交道，是个“机车迷”，离了机车，他心里就象少了什么东西似的，所以虽然退休了，还

是三日两头进厂。这次，为了早日试制成功这台大马力高速内燃机车，他不减当年大跃进时造第一台蒸汽机车的劲头，夜以继日地与大家奋战在一起，着实花了不少心血。工人们看他年纪大，多次劝他休息，他总是回答：“人家马洪亮能回海港，我就不能回工厂？”现在，内燃机车马上就要正线试车了，老马师傅看着心头的愿望一个个地在实现，心里怎能不高兴呢？他正兴高采烈地谈论着，忽然一声“爸爸”的喊声，打断了他的话，侧身看时，只见儿子小马同着一行陌生人来到了身边。通过介绍之后，老马师傅握住杨春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杨司机，你们来得正是时候，你看！”老马师傅指了指油漆得闪光刷亮的内燃机车，继续说道，“我们铁路工人的愿望，今天已经一个一个个地实现了！”接着，他又感慨地说，“要是在旧社会，我们工人连做梦也想不到啊！”杨春一听这话，望着面前的老马师傅，内心触动很大，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：“是啊，要是我爸爸还活着的话，能看到铁路工人自己造出内燃机车，那该是多高兴啊！”“你爸爸也是铁路工人？”老马师傅忙问道。“嗯，当年也在这个工厂的前身——吴淞机厂干过活，还是个‘火车迷’呐！”“吴淞机厂？！”老马师傅心里“格登”一下，他正打算继续问下去，只见杨春迅速地从挎包里拿出一件用红布包着的東西递了过来：“马师傅，你看！”老马师傅接过小包，打开一看，不由“啊”的一声喊出了口。啥东西呢？原来是一个两只火柴盒大小，金光闪亮，十分精巧逼真的铜制“火车头”模型。老马师傅看着这“火车头”，往事象电影似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……

四十多年前，老马师傅在英帝国主义把持的吴淞机厂干活。那时的吴淞机厂虽称“江南第一龙头厂”，其实不过是用红砖、木板、铅皮砌造，结构简单的几间工棚而已，厂里所有机具

设备，就连极普通的螺丝钉，也是远涉重洋运来的英国货。所以，当时厂里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：洋货件件如砒霜，中国工业难兴旺；洋人个个赛蚂蟥，工人血汗都吸光。

那时的老马师傅，还是个血气方刚的二十来岁小伙子，他有一个师兄，名叫丁阿龙，为人忠厚老实，两人都有一手好技术。他俩看到厂里大小机车零件上面，都有扭来扭去象蚯蚓似的洋文，心里就有气，多么希望能造出自己的火车头啊！但是，那个时候，这种愿望当然是无法实现的。因此，两人一商量，决定做一只火车头模型，表示自己的愿望。

一天夜班，老马师傅和阿龙师傅正在全神贯注、精心制作这只“火车头”模型，眼看就要完成，恰巧这时洋厂长莫尔维喝得醉熏熏，闯进了车间。他一把夺过老马师傅手中的“火车头”模型，看了看刻在上面的“中国制造”几个字，耸了耸肩胛，发出一阵冷笑：“嘿……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们中国人也想造火车头？想得倒美！”说着，举手要把模型往旁边垃圾桶里甩。老马师傅一见，气得胸脯一起一伏，他一步冲了过去，夺回模型，大声喝道：“你等着吧，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，会造出自己的火车头来！”莫尔维听了，气得双眼发愣了好一会，才指着模型，迸出一句话：“这是我的财产！”这话一出口，可把平时难得说话的阿龙师傅激怒了。他轻蔑地瞟了莫尔维一眼，厉声地说：“厂长先生，你别猪八戒戴花不知丑，谁不知道你来的时候，是个拎着一只小皮箱，只会画画图样的‘小打样’，你有什么财产？你榨取的是工人的血汗。”阿龙师傅的话，句句击中莫尔维的痛处，说得他暴跳如雷。看着他那呲牙咧嘴、摇头顿脚的样子，在场的工人都双拳紧握，怒目圆瞪。这时，只见阿龙师傅和老马师傅互相交换了眼色，然后走到莫尔维面前，

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featuring a man in a dark, short-sleeved shirt in the foreground, holding a submachine gun.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. Behind him to the left is another man in a light-colored shirt, looking down. In the background, a large, stylized, and somewhat ethereal face of a man with a mustache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landscape. The scene appears to be outdoors with some foliage or a rocky terrain.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-20th-century pulp magazine illustrations.

27

指了指老马师傅手中的模型，大声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工人创造的财富，你动不了！”说完，两人把手中的工具往地上“咣当”一丢，便气愤地走了。

从此，两人就失了业，经常风里来，雨里往，靠着手艺，穿门过户，给别人修修配配，度过了二、三年。后来，听说莫尔维滚蛋了，两人才重新设法回到了工厂。

回到工厂一看，虽然厂长换了人，却是换汤勿换药，一切照旧，这心里的气啊真是没法说了。这期间，工厂从吴淞迁到了戚墅堰，刚刚开始生产不久，日本鬼子打来了。工人们不愿做亡国奴，全都离开了工厂。阿龙师傅和老马师傅一合计，准备寻找抗日队伍。那时，阿龙师傅身边只有六、七岁的儿子大虎。离开工厂那天，一行三人，除了阿龙师傅背着一只放着“火车头”模型的小包裹外，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带。路上，大虎抢着要背包裹，阿龙师傅怎么也不答应，后来还是老马师傅说了句“应该让孩子也知道我们的愿望”，他这才把包裹扣在大虎的背上，一面走，一面向他讲述“火车头”模型的来历。从此，老一辈的愿望又深深地刻进了大虎童年的心坎里。

一天中午，他们正在公路上边走边吃干粮。突然，天空传来一阵阵嗡嗡声，人们还来不及躲避，几架涂着膏药块的日本飞机，带着凄厉的尖叫声，直向公路上的人群扑来。老马师傅叫声“不好！”一把拉过大虎往地上一按，正要用自己的身体扑上去，一颗炸弹在离老马师傅不远的地方爆炸了，他只觉得背上被重重地击了一下，身体往前倒了下去。几乎同时，阿龙师傅也扑了过来，还来不及扶老马师傅，阿龙师傅已头部中弹，倒在血泊中了……

当老马师傅醒过来后，他忍着背上的剧痛，支撑着爬到阿

龙师傅身边，摸摸他的心口，发现他的心已停止跳动。再抬头四望，又不见大虎。老马师傅这个铁打的汉子，只得咽下了仇恨的泪水，掩埋了师兄，包扎好伤口，拖着受伤的身体，一路靠讨饭，回到了老家。在农村，他配合当地新四军做了不少工作。

抗战胜利后，老马师傅心想：这下可好了，造“火车头”的愿望总该实现了。他满怀希望，又回到了工厂。谁知这时候，国民党反动派撕去假面具，丧心病狂地发动了内战，并且欺骗工人加紧修理机车，以便运送军用物资。党在工厂的秘密组织及时揭穿了这个阴谋。经过党的启发教育和残酷的现实斗争，老马师傅和工人们都提高了认识，大家懂得：不砸烂这黑暗的社会，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，工人阶级的任何愿望，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工人们采取了“手拿榔头谈‘老空’，我磨洋工你放风，机车越修‘病’越重，涂层油漆往外送”的办法与敌人周旋。当时，工厂一个月还修不好一台机车，即使勉强出了厂的机车，也是“开起来像铜匠担，停下来象馄饨摊”。这是啥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机车运行时，象一副铜匠担，叮叮咣咣到处响；停车时，又像一副馄饨摊，上下左右，四处漏气。这样的机车，当然无法使用，厂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真是一筹莫展。

一天，一台刚出厂的机车，还没上正线，就抛了锚，工头逼着老马师傅等几个技术较好的工人去检修。老马师傅他们来到车上，叮叮咣咣地瞎敲了一阵，推托无法修理就回来了。厂方老羞成怒，第二天就要把老马师傅他们开除出厂，消息传到机车工场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全工场立即举行罢工抗议，全厂工人也纷纷响应。厂方看到众怒难犯，才不得不收回了这个“命

令”。老马师傅看到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这样强大，心中激动万分，他暗暗思忖：只要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，山能移，海能填，还有什么样的愿望不能实现呀！他日盼夜盼，盼望早日得解放。

一声春雷震天响，东方升起红太阳，毛主席巨手一挥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攻南京，取镇江，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三日，工厂终于获得了新生。从此，老马师傅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，他看看工厂革命、生产蒸蒸日上，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一九五八年，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，老马师傅直接参加了第一台蒸汽机车“建设型”的设计制造，亲眼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制造的火车头开上正线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。也就在试车这一天，老马师傅和战友们站在那台即将出厂的蒸汽机车前，又立下了为祖国制造内燃机车的雄心壮志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不久，老马师傅带领战友们又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了内燃机车的试制工作。

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工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今天，第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大马力高速内燃机车又上正线试车了。但是，老马师傅万没想到，在这个时候，失落了三十几年的“火车头”模型又会出现他眼前！他捧着这台“火车头”模型，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又仔细打量了杨春一阵之后，突然跨上一步，“嚓搭”一把握住了杨春的手，用颤抖的嗓音，喊了一声：“大虎！”杨春听了一怔，他想不到老马师傅会突然喊出他幼年时的小名，但他马上明白过来了，刹时间，一股热血涌上心头，他双眼盯着老马师傅，激动地问：“你，你是——”“我是马良成。”“啊！你真是老马叔叔！”这时，杨春高兴得忘了旁边还有那么多人，一下蹦得

老高。他们这一招呼不打紧，却把在场的小马和其他人弄得稀里糊涂，怎么司机长杨春一下变成大虎了呢？

原来，那次日寇狂轰滥炸，老马师傅受伤昏迷，阿龙师傅中弹倒下之后，大虎急得哇哇直哭，正好附近有个姓杨的农民路过，发现大虎这无家可归的孩子，就把他带回抚养，改名杨春。解放那年，杨春参了军，入了党，复员回来正是大跃进时，就被分配到铁路上当火车司机。也是无巧不成书，给他开的那台火车头，正好是戚机厂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。当他带着“火车头”模型，登上了这台铸有“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制造”字样的机车时，心头真比吃了蜜还甜。他那里会料到，第一次来戚机厂修车，就碰上了这里第一台大马力内燃机车出厂，更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和老马师傅喜相逢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呜！”三下电喇叭声在空中回荡，崭新的内燃机车迎着朝阳，徐徐地开动了。老马师傅和杨春手挽着手，望着前进中的火车头，脸上露出了激情的笑容。他们仿佛看到火车头正载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，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，向共产主义前进，前进！



提起工厂党委副书记王志坚，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件心爱之物。啥东西？一只红袖章。要问这红袖章的来历，还得从头说起。

黑暗的旧社会，“洒向人间都是怨”。威机厂工人深受三座大山压迫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真是：上班嘅日头，下班黄昏头；甩煞大镢头，还要吃拳头。过的日子就象药材店里的揩台布——苦透！苦透！

哪里有压迫，那里就有反抗。有着“二·七”革命传统的铁路工人，为了求生存、求解放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高举“对反动派造反有理”的大旗，前赴后继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。

黎明前夕，斗争越来越激烈。一九四九年二月，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，解放全中国，威机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，又一次地举行了大罢工。

罢工一开始，工人组织了纠察队，队员都发了红袖章，并且选出了纠察队长。队长是谁？就是王志坚同车间的张路。张路是机车车间的火车司机，三十开外年纪，长得身材高大，两撇向上挑的浓眉毛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真是威风凛凛，

气概非凡。为工人利益，他敢说敢为，敢担风险。当时厂方对他恨之入骨，背后骂他是“拦路障(张)”，而工人们却把他当作知心人，亲热地叫他“大老张”。

一天，为了切断敌人运输线，张路带领工人将一列“流线型”客车推到了车站正线上。这一下，击中了敌人的要害，当时伪上海路局急得团团转，急忙向常州警备区求援。傍晚，一辆“乌龟车”开到了车站，从“乌龟车”里钻出一个矮胖得象冬瓜似的军官，把猪头似的脑袋一晃，对工人们嚷道：“我是城防司令。你们有什么事，可以派代表谈判，不要上共产党的当！”工人们知道“矮冬瓜”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肠。所以，一齐喊道：“我们都是代表！”“矮冬瓜”一看诡计被识破，老羞成怒，暗想：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他一面命令匪军把机枪“咔嚓”上了顶膛火，一面又打电话给前方站，欺骗司机们发机车将这列“流线型”客车拉走。

不一会，远远出现了一个白点，一台机车“呜！——咔嚓，咔嚓”向车站开来。白点越来越大，车头上射过来的灯光把月台照得敞亮。情况万分紧急！在这当口，猛听得有人雷鸣似的大吼一声：“工友们！上！”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子，挥舞着红袖章，冲出人群，卧倒在铁轨上。大家一看是张路，顿时勇气百倍，也都举起红袖章，纷纷跳下月台……。开来的火车停住了！“矮冬瓜”万万没想到这一着，顿时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，灰溜溜地钻进“乌龟车”溜了。

“矮冬瓜”一走，张路就对大家说：“工友们！‘矮冬瓜’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决不会就此罢休。大家看，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”“扒轨！”人群中爆发出山洪般的吼声。这时候，那台机车上几个司机知道了事情真相，坚决支持大家的斗争，他们大声

说：“扒轨，先扒我们这台机车的两头，叫它来得去不得！”大家一听，情绪更加振奋，刹那间，机车前后的铁轨扒了个精打光。就这样，沪宁线就好像被拦腰斩断了的长蛇，再也动弹不得了。

从车站回来，已过半夜。半路上，张路告诉王志坚，他还有重要事情，叫王志坚先回宿舍。王志坚回来后，和衣躺在床上，翻来复去睡不着。想起四年前和张路相识的情景，还历历在目。

那时，二十来岁的王志坚刚刚调到机车车间。一天中午，天气热得人透不过气来，王志坚嘴里干得要冒火，却找不到一滴开水喝，于是就去喝自来水。谁知嘴巴凑上水龙头，才喝上一口，背上就“啪”地重重挨了一下。他一回头，只见背后站着一个口衔烟嘴，长得老鼠脑袋三角眼，穿着尖头皮鞋纺绸衫的家伙。此人是机车车间的刁账房。刁账房其实不会算账，由于他阴险毒辣，得到上司的赏识，所以给了他这个位置。同时，还送给一只镀金镶玉的香烟嘴，以示另眼相看。从此，刁账房更神气活现了，为了讨主子的欢喜，他嘴里衔着烟嘴，手里拿根棍子，经常往车间里跑，找工人的岔子，欺压工人，所以工人们都恨透了他。

王志坚一到机车车间就听人说起过这个家伙，现在一看是他，不由火冒八丈高，双拳一握，把含在嘴里的水“噗”的一下，直往刁账房脸上喷去，厉声问道：“为什么打人？”刁账房平时欺压工人惯了，他见王志坚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一时气得脸上青筋象一条条蚯蚓似的突了出来，嘴里喊着“打死你这个小赤佬！”举起棍子直朝王志坚扑来。没料到他刚把棍子举过头，就被后面伸来一只有力的大手“嚓嗒”一把捏住，接着传来

了洪钟般的声音：“刁先生，他年轻刚来，不懂你的‘规矩’，有话好说，何必打人！”刁账房一听这声音，顿时矮了半截。回头一看，只见张路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瞪着他，不由倒吸一口冷气：“啊！又是他。”刁账房要想发作却又不敢。为啥？因为刁账房知道张路在工人中威信很高，几次找张路麻烦，都碰了一鼻子灰，现在见张路又挺身而出，而且四周工人也越来越多，估计捞不到便宜，他赶紧把手一缩，嘴里叽叽咕咕地溜了。

刚才王志坚那股虎劲，张路看得一清二楚，他打心眼里欢喜这个刚强的青年人。待人们散去，张路贴近王志坚说道：“光凭你一个人，能斗得过他们吗？”“那依你说……”王志坚余气未平地反问张路。“要这样！”张路做了个抱拳的姿势回答道：“大家结成一条心，跟这些家伙斗，我们一定会胜利！”这句话，象一块石头投进水里，在王志坚心里产生很大的反响，他细细地回想着这句话的意思，觉得张路真不简单。从此，他俩接触逐渐增多，张路经常给王志坚讲一些革命道理，启发王志坚的阶级觉悟，俩人的革命感情越来越深。……

王志坚想着想着，眼前又出现了今天卧轨斗争的情景，他不由浑身热血沸腾，干脆坐了起来。此时，天刚交四更，王志坚望了望张路空着的床铺，心头一阵焦急：天快要亮了，张路怎么还不回来？猛然间，他想起了张路把红袖章发给他时说的话：“越是即将胜利的时候，斗争越是尖锐复杂。工友们信得过我们，让我们担任纠察队，这副担子可不轻哪！”想到这里，他一纵身，从床上跳了下来，打算去接张路。突然“叭叭！”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，紧接着，又听见“蹬蹬蹬”由远而近的急促脚步声，王志坚急忙冲出门外，没走多远，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跌跌冲冲地迎面奔来！啥人？张路。王志坚赶紧上前搀扶住。